



正方形

广奈,1997年生,文学编辑,出版有长篇小说《行者拉班·扫马的收集与爱情》

去年九月,我的父亲在拍卖会上以六千万的价格买下一幅名为《正方形》的画作,署名利马斯·维奇的画师名不见经传,在艺术史上几乎没有一席之地。我很好奇父亲为什么要花大价钱拍下这幅作品——正如你所见,一张白纸的中心画着一个简单的正方形,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要我说,即使没有上过学的小孩也能完成这样的画作,依此类推,“三角形”“圆形”“梯形”……所有形状都可单独成为一件新的艺术品,这无疑令我感到讽刺。

我在书房里翻阅艺术史,不论哪本正史中都没有出现利马斯·维奇的名字,倒是在网上查阅到了一段简短的词条:利马斯·维奇,东欧现代不出名画家,于2000年创作《正方形》,随后消失于公众视野,至今无消息。父亲显然看出了我的疑虑,他把我拉到画前说:“猜猜看,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

我说:“我不确定,看上去最多不超过五厘米,只要我用尺子测量一下就好了。”

父亲说:“那是最愚蠢的做法。”还没等我开口,他又继续问道:“看见这个正方形,你会想起什么?”

我说:“如果要从艺术方面谈论正方形,我会想到弗兰克·斯特拉纯净的黑色绘画,如同生命轮回一样的正方形互相束缚,既在扩大又在缩小。可利马斯·维奇的正方形是凝固的、静止的,由四条普通而简短的线构成,像是撒了一个‘极简主义’的谎言。”

“但正方形是人类伟大的发明。”父亲说,“世界不会创造直线。所有自然的事物都带着某种必要的残缺,鱼鳞、树干、乌云、风以及时间……你能想象它们是绝对的直线与绝对的圆形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利马斯·维奇在记录一项人类独特的‘发明’,就像记录一条数学定理和语法规则一样。不过,这样的记录对我而言没有多少启发的意义。”我说,“很难理解,它价值六千万元。”

“我无法让你产生与我一样的体验,但我愿意将它的昂贵之处告诉你。它不是贴在墙上会腐烂的香蕉,也不像杜尚的小便池瓦解人们对美的认识。”父亲说,“如果你读过《这不是一只烟斗》,就会认识到,比起要小聪明的玛格丽特——用‘这不是一只烟斗’来命名一幅与烟斗有关的画作,利马斯·维奇则要诚实得多,画布上是一个正方形,便以‘正方形’为名。他知道我们进入了意义之无的时代,不是因为生活中的事物直接失去了意义,而是过度的引申、阐释、延展使得‘意义’极度地扩大了,词语与物体之间固定的内涵便会逐渐失效。利马斯·维奇的正方形是在重申词语的有效性,正方形需要以正方形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和谐、正义、完美’的寓意出现。试着想想,世界上第一个创造正方形的人是多么了不起,第一个正方形出现的意义是为了什么——如今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吗?”

尽管如此,可我觉得利马斯·维奇进入了他自己的悖论中,因为,只有经过解释,才能得出这看似简单的结论——回归事物本来的意义。如果没有其中的环

节,那这样的正方形对观众而言没有任何价值。

这正是利马斯·维奇聪明的地方——用他所反对的方式反对他所反对的。父亲说,他反对的不是大众,而是那群艺术家,只有用这种形式,让艺术家们对“正方形”进行阐释,然后在阐述中自我批评,他的目的达到了。不过,除去批判,利马斯·维奇的画技也是无人能敌的,还记得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吗?猜猜这个正方形的边长。

我说:“大概三厘米。”

“不够准确。”父亲说。

“也许三点五厘米,我实在不知道。”我说。

“你在用惯有的思维去估测它的边长,利马斯·维奇的想法可不会那么简单。从历史上第一个正方形出现以来,我们都达成了某种共识:物体的边长是有限的,可被测量的。但利马斯·维奇创作的这个正方形却并非如此,他在用无限去画出有限,画上正方形边长是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dots$ 也就是 π 。所以,看似有尽头的四条边,其实是无限的,它们的内部正在朝着无穷精密的方向延伸,正方形正在画上运动——它们永远到达不了数字的尽头,可是,我们只看见了正方形被放大的局部,也就是那 3.14 部分的线段,而将那最精巧的部分忽略了,很遗憾,我们只能在想象中构建正方形的细部。”

“可是,只有线段才能组成几何图形,既然利马斯·维奇画的四条边都在运动,它们就不可能首尾相连。”我说。

父亲说,每一条边的起点存在于另一条边不可见的终点。他们的起点也同时是终点。每扩展一个数字, π 就使自身更加具体,更趋近于完美精细的线段——尽管我们无法抵达 π 的数字终点。父亲说,人们看见的现实物体都有准确的数值吗?一辆车的长度、一双鞋子的大小、一座山的高度,它们精确无误吗?显然不是,但你仍会说,那是一辆车、一双鞋子、一

广奈

座山,对吧。你看见了正方形,仍会说,这是一个正方形。没有人能说出任何一件物体最精确的刻度,但仍然承认那是他们所见之物。触摸到有边界的冰,不断软化的纸,它们由线段构成吗?不,一切都模糊不清,物体的长度、大小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延长、缩短、茂盛、枯萎……永恒无尽头。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并不是一个完成的正方形,而是一个不断接近完成的正方形。父亲说,利马斯·维奇在追寻事物之间的绝对界限,谁走到无限的尽头,谁就感知了真实,不过,在永恒面前,我们的所知所得是多么微不足道,只能任由线段在画布上自我探索。现在你还会觉得用六千万买下一个边长为 π 的正方形是错误的事吗?

“一个正在运动的正方形……”我说,“所以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正方形吗?”

“的确如此。”父亲说。

我将《正方形》搬进了画房,每当我不知道如何作画时,便会凝视那无穷的边长,想象自己变成了一粒原子,如同进入黑色的时空隧道,去追寻另一条线的起点。

长久的凝视使我逐渐丧失空间感,如果我懂得直角的意义,能够在黑色线条里看见光,能够琢磨透彻四条线段的组合方式,那么这趟穿越的旅程会很轻松。显然我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两条平行的边之间是否有引力存在,还是说,它们在互相排斥,我也不知道画布上空白的部分有多少隐藏的正方形,我甚至不知道正方形是什么,到底是谁发明了它,这锋利的线让我感到痛苦,以至于我的大脑不断被它的尖角抵触。

我的脑海里持续闪烁着与利马斯·维奇有关的一切,他潜入我的梦境,分裂我的语言,每当我睁开眼,看见桌子、门、窗户、天花板、架子、地砖、街上的招牌、汉字、花台、牛奶盒、扣子……我的眼中到处都是正方形的变体。一旦我闭上眼,它就以噩梦的方式重现,将我引诱至平面几何的空间。

绘画成了令我厌恶的事,我停笔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当初选择绘画是件错误的事,我对艺术没有任何贡献,我画不出画来——这些令我怀疑的现实需要我去复制吗?我坐在空旷的窗边,地上的颜料盒已经干裂,画布落满灰尘,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直到月光洒进画室,照在《正方形》上,我的视线从空白的部分转移到正方形的线条上,那些线条好像有了影子,它们从画布上脱离出来,在空中织成一张密集的网,收罗附近的光芒,它们在靠近我,好像要将我捆住,丢弃于海中——我听见了水的声音,物体坠落水中消失的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早已离我而去的父亲,在银色月光下,一切迷惘都化成泡沫。于是我取下《正方形》,擦去了虚构的“利马斯·维奇”的名字,趁着夜晚的光辉,我得把未完成的作品补充完整,一点点扩展出另一个世界,我知道父亲正在那里等我。

主题词写作——

无 穷

曾子恒

蜻蜓

凌晨,好不容易有了困意,窗户却跟礼花似的“砰”了一声。玻璃摔得稀碎,好一阵窸窣。赶去看时,一个年轻女孩昏厥在地,后背还绑了两片硕大、颀长的塑料叶子,虽然后来她一再强调,那是翅膀。

她还年轻,年岁上足以做我的孩子,模样除了瘦还是瘦,瘦得像深秋里掉光了叶子的树枝,仿佛北风一吹,连筋带骨,都要咔嚓折断。留她在家,有我的私心,却无欲念。人近天命,无妻无子,工作闲散,居家写稿,虽不愁吃穿,但孤身一人的落寞,总让我在深夜清醒,清醒得癫狂,癫狂到失声、流泪。我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喂她喝了水,吃过稀粥,她虽没睁眼,口鼻之中的呼吸,却已渐渐均匀。睡到香甜之时,还有些微微的鼾息,听得我很是舒心,后背往椅子上一靠,便已不知天地昏晨。醒来时,黏着在晨雾上的朝阳,仿佛已把世间酿成了一杯啤酒。而她早已醒来,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凝视着窗外的一地金黄。

我问她为何到此,她说都怪我,半夜开灯,引得她扑着翅膀飞来,一头就给撞晕了。她的话,带着一股稚气,听得我啼笑皆非。我又问她来自何方,她摇头。问她将去何处,她低头,说,跟原来一样呗,管它刮风下雨,还去垃圾桶边等吃的。我颇觉辛酸,心生怜悯,说,你在我这住下吧,好歹躲个风,避个雨。她说,我是个怪人,无爹无妈,一身陋习,他们都说我是蜻蜓养大的;我没念书,不识字,也没力气,啥忙都帮不了你,你总不能白养着我。我沉思片刻,跟她说,这样,你“扮演”我女儿,

我供你吃喝,还教你读书认字,以后就能谋生,就能买到属于你自己的房子,好不?她木讷地点头,又畏缩着摇了摇头,说,我不晓得该怎么演,我没得爹,没得妈,做女儿都做不熟练。我被她逗笑,却又无形之中,生出了一股悲凉。我也从未当过别人的父亲。

有了她,生活就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上游来了水,那些曾经噎住我的石头,便再也无法将我磕绊。我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手把手教她拼音、汉字,还告诉她如何字正腔圆、含情脉脉地说出那两个字,父亲。当然,这小妮子总是调皮,把它们念得软塌塌、怪声怪气。很长一段时间,我工作顺利,夜里也没有再失眠,就连做梦,都是她背着那两片叶子,朝我微笑的场面。

时间久了,她显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恶习,我很不喜欢,为此生出不少嫌隙。她从来不肯跟我一起吃饭,说我做的东西难吃,她自有办法填饱肚子。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橱柜、冰箱里的食物,并没有减少半分,反倒家里的墙垣、角落,变得越发干净。从前困扰我的蚊子、苍蝇,许久不见踪影。我懂了个大概,特意跟她说,要讲文明,吃干净的东西。她不听,屡屡与我顶嘴,说蜻蜓就该吃虫子。还有一次,我拉着她的手,带她出门,在屋子附近散步。她走路并不利索,踉踉跄跄。可等我走累了,歇在一旁的座椅上,这家伙却来了劲,将背后两片巨大的塑料叶子一展,瘦小的人居然真就腾空起来,飞了十来米,足有一两层楼高。我赶忙叫她下来,说就怕万一摔了,你这瘦小的身

子骨,不得立马散架咯!

我很少再带她出门。有时,她会抗议,可只要我用自己华丽夸张的言辞,描述一下外面的风呀、雨呀、雷呀、电呀,我就能心满意足地,看到她那副哆嗦成小鸡崽的神情。我还跟往常一样教她写字,这妮子学得很快,没多久就会了千来个字、百来个词。可我发觉,她的天赋没用在正道,句子还写不通顺,就想着作诗。作诗也就罢了,还总在字里行间,吐露出苦闷和不满。最过分的一次,莫过于她写了个狗屁不通的句子,“在父亲的关爱下,我快恋上了风雨”,看得我火冒三丈,从此不再教她认字。后来,我教她画画,从线条到笔法。我告诉她总向往窗外的她,画吧,无拘无束地画吧,A4纸里,你能找到独属于你的天地。不到一周,

她的纸上就勾勒出了一只笔法细腻、栩栩如生的蜻蜓,只不过被砍去了翅膀、封住了嘴巴。我恼怒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她却嬉皮笑脸地告诉我,别往心里去嘛,我在扮演一个叛逆期的少女。那以后,为了她好,我收走了家里所有的纸笔,将它们用柜子锁了起来。她没了事做,整日发呆。我也买了电蚊拍和驱虫器,将屋里的蚊虫灭净。她吃不着东西,只好转头看向我碗里的鸡鸭鱼肉,时间一久,也就渐渐习惯。我很欣慰,她那枯树般的身躯日益丰腴,模样也少了许多棱角,柔和了起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带她出门,她扑腾着背后两片叶子,高不过三尺,长不过十来米,就已气喘吁吁,停落在地。那天,她哭成泪人,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



曾子恒,2002年生,毕业于澳大利亚大学,小说见于《青年文学》《湖南文学》《边疆文学》《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曾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野草文学奖”等。



她的纸上就勾勒出了一只笔法细腻、栩栩如生的蜻蜓,只不过被砍去了翅膀、封住了嘴巴。我恼怒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她却嬉皮笑脸地告诉我,别往心里去嘛,我在扮演一个叛逆期的少女。那以后,为了她好,我收走了家里所有的纸笔,将它们用柜子锁了起来。她没了事做,整日发呆。我也买了电蚊拍和驱虫器,将屋里的蚊虫灭净。她吃不着东西,只好转头看向我碗里的鸡鸭鱼肉,时间一久,也就渐渐习惯。我很欣慰,她那枯树般的身躯日益丰腴,模样也少了许多棱角,柔和了起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带她出门,她扑腾着背后两片叶子,高不过三尺,长不过十来米,就已气喘吁吁,停落在地。那天,她哭成泪人,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



坐在长廊上,阳光古老
一个又一个时代
就这样簌簌地筛下

无尽霞光中的溪流
在我的肩膀裁种星空
明亮如同翅膀

美在溢出。高过
头顶虚无的雪
美是无穷短暂的连接

它们唤醒泡沫中的琥珀
和花草里的宫殿
贯之以世界绵长的呼吸

坐在我身边——
无数阳光,是一个又一个
新生的婴儿

双线交错

驼背,走得缓慢
这个老人
在我眼前一点点挪动

身体在阳光下筛糠
但不至于摔倒
而我,比他快、稳健

只两三步
我就走到了他前面
斜着他——

这具空荡荡的弹壳
是我走了很远之后
才落下的

过睡莲池

打捞前世的人坐在池边
睡莲零星打开窗户
你在绿的街道上等一个不回头的人
为他驻足、顾盼
低头,和睡莲流淌的梦

终日为醒来而打坐
为留住而不断失去,你的雨
在画布上铺开
仰起头——池边
打捞前世的人看到满天星光



邹弗,1996年生于黔北,文学硕士,作品见《当代》《山花》《诗刊》《十月》等刊物,著有散文集《月落空山》以及长篇小说一部。曾获青春文学奖、野草文学小说奖等



说,我会好好教你走路的。她的的确聪明,几天的工夫,走起路来,比我这半拉老头快了不少。我很欣慰,领她去公园,看小孩子们玩风筝,还有氢气球。小小一根线,拉着那些蝴蝶、气球,飞得又高又远。她望着它们,静静地出神,回去就乞求我,教她做风筝。我买来剪子、竹条、牛皮纸和棉线,她画了一只巨大的蜻蜓,裁剪完毕,再将所有材料拼接、黏合,一架蜻蜓风筝很快就做好了。风筝试飞的时候,她久违地笑了,笑得我颇觉辛酸。我这个做“父亲”的,也就拉着风筝的线,尽力奔跑,逗得她手舞足蹈。跑不動了,我停下歇息,她还为我擦汗,关怀地说,父亲辛苦了。我一听,眼泪就跟着瀑布似的,怎么也打不住。她拿出手帕,静静地替我擦拭,那一瞬间,我终于觉得,自己的教育成功了。

再让蜻蜓飞起来一次吧,她用央求的语气跟我说。我同意了,拼着自己一股老命,再次跑了起来。这回,许是有风的缘故,我拽着那根风筝线,很是吃力,吃力得我回头看时,女儿已经借着风,借着力,借着她背后那双塑料叶子,飞上了天。风很大,不论我怎么使劲去把绳线往回缩,都无济于事,反而越发辽远。我担心起她的安危,声嘶力竭地呼喊,要她回来。可恍惚之间,我远远看到了她的笑容,心里便意识到,不好。果然,她拿出那把做风筝的剪子,用力一绞,我手中紧握着的力量,瞬间化为空气,比纸还轻。而我那扮演的、亲爱的“女儿”,随着一阵大风,慢慢地变成线,变成点,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去到了那无穷无尽的天边。

她会飞到何处去,能否活下来、平安着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将独自一人,拿着那断了线的风筝线,弓着腰、驼着背,从辽阔的天地间,黯然回归我那栋狭窄的房子,继续失眠。